

论德性

匡促联

(湖南理工学院社科部, 湖南岳阳, 414000)

摘要:德性是个体在把握自我或处理人际利益关系过程中稳定体现出来的向善品性。作为人存在的必要精神形式,德性由多种积极的道德心理因素组成,以趋向善行为目的,是支撑个体的可贵精神力量。德性在社会生活领域具有驱动经济增长、保障政治生效、引导科技造福及促进闲暇有益等功能。在仿识典范中让个体自觉知善、通过净化环境激化人们自愿亲善、养成良好道德习惯以实现自然向善是培育德性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德性; 德性功能; 德性培育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5-0591-06

“发展是硬道理”。可以说,正是人们在此意识层面上的自觉解放和行为层面上的积极操作,今天广大民众生活及社会面貌的改善才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全面和可观。然而,我们又不能不遗憾地看到,我国民众和社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一种缺乏足够道德参与的条件下进行的,这种发展更多时候是靠政治、科技和经济力量的推动来完成的,自觉趋善的德性生活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和不断提升。所以,当人们在现实中遭遇坑蒙拐骗、不守法规、滥用科技等德性缺损表现且目睹经济、政治、科技力量因此而大打折扣时,才猛然发现没有德性支撑的生活是一种代价巨大、生机渐去的绝望生活。鉴于此,在有德性的生活中促进个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就必须得到国人应有的关注。

一、德性及其基本特征

何谓德性? 中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尽管各不相同,但他们所论及的德性大都与人的品质之善相联系。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的德性是那种既能使人成为善人,又能使人圆满地完成其功能的品性”^{[1](32)};麦金太尔更是反复声明:“德性是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的必需品质,是有益于整体生活的善的品质”^{[2](343)}等等。一句话,德性是指人的一种实现美德占有的趋善品质。同样,从中国文化对“德性”二字的解注中也可看到类似的情形。许慎

《说文解字注》:“德”通“得”,“内得于己,谓与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性,人之阳光,性善者也,从心,生声”。可见,“德性”意指人们为达到利己或益人目的而具备的由善心生发善行的品质。只不过,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由于中西学者对“善”的不同理解,使得双方“德性”涵义各有侧重:一般地,受家国相分的公民文化的影响,西方伦理学者非常强调社会理性与正义,往往将“善”直接从思维、信仰中抽象出来,把知识和理念视作善,因而善常常表现为人的非理性灵魂去接受理性灵魂的指导和约束。“与理性相通、具善之品质”的理之德性就构成西方德性观的特点。而受家国一体的血缘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对“善”的规定主要不是看人的价值判断、欲望及行为等是否接受了理性的主宰,而主要是看它们是否受到了人的同情心等情感的支配与制约。“顺情感之性、成善之品质”之情之德性成为中国德性观的特色。但理之德性与情之德性在现实都无法独立武装起健全的道德人格、都难以独立成为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的客观事实存在^{[3](82, 83)}。因此,我们应对中西德性观加以扬弃,建立起适应个体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德性观。综合来讲,这种德性应该是指个体在把握自我或处理人际利益关系过程中稳定体现出来的以理性为基础、以积极道德心理为动力、以自觉趋向益己利他行为为存在目的的道德品性。

从“德性”概念的界定中我们不难发现德性具有

收稿日期:2005-09-16

作者简介:匡促联(1968-),女,湖南岳阳人,湖南理工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伦理社会学。

如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从存在上看,德性是人存在的必要精神形式。人的存在虽然包括人的自然存在和精神存在这两种形式,但人之为人重要根据却在于其精神存在的独特性,即人不象禽兽那样只受肉欲的支配,而是能够凭借他的德性来合理安排自己的欲望。人正是拥有德性这一精神品质,在把握社会人情和理义尺度的同时取得了与自然存在的距离,并由此而获得必要的社会发展空间的。第二,从内容上看,德性是个体的一种稳定而统一的向善精神形态。它包括个体对道德规范的深刻认知、明于道德境遇的真相、对善的情感皈依、排难抗惑的意志显示等道德心理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个体道德实践的精神载体。一个我们称之为“有德性”的人,往往是一个其千状百态为我们折射出了完整德性因素的人,而一个我们怒斥为“没德性”或“德性不好”的人,则往往是一个德性因素不具备或德性因素展现不全面的人。第三,从目的上看,德性以趋向善行作为其存在的现实目的。德性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其存在的现实目的不在于满足道德个体的内心自尝、让行善永远停留在人们的良好愿望之中,而在于牵引人们去实现益己利他这一道德生活目的。抽去这一目的的德性,将流于空洞和虚妄而很难成为真实的德性。第四,从性质上看,德性是支撑个体的一种可贵精神力量。这种可贵之处就在于拥有德性的个体在复杂的道德生活中,不管出于何种境遇,都会趋向于善,即使是自我独处也无苟且之意。从其益己利他的行为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个体的行善既不是出于外在的命令,也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源于亲善疏恶的德性的习惯制约。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物欲的骚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金钱的诱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巨大、善恶之冲突及正邪之较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的时代,有了德性对人的支撑,人们就既不会因为心灵无序而自危自怜、无味无赖,也不会由于感性冲动而成为人类文明的灭绝者。

二、德性的功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繁荣、政治热闹、科技兴盛和闲暇增多对社会道德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社会的道德状况并不令人乐观,面对日益涌现的新的道德问题,人们日渐倾向于舍弃德性伦理,期望以制度伦理去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对此,作者

未敢苟同。其理由是,物质生活的丰裕、政治昌明的出现、科技光辉的普照,以及闲暇财富的占有任何时刻都需要叩问德性伦理,仅靠强化制度伦理去推动人类的发展是任何社会和国家都无法承受的生活之重。而一些人之所以遗忘德性伦理,首先就在于他们对德性功能认识的疏忽与不及。可见,为唤醒人们向德性回归,实现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对道德进步的共同促进作用,我们有必要阐释清楚德性在干预人们经济、政治、科技及闲暇活动的同时所展示出的诸多独特功能:

第一,经济增长的驱动功能。在生产诸要素中,最宝贵、最活跃的要素无疑是由劳动者体智和德性所组成的人力资源而非土地、原材料、资金、厂房等财物资源。只不过,与劳动者的体智在经济活动中通过对财物资源进行利用和改造,从而在财物资源的价值转换中“实现生产力”这一功能有所不同的是,德性对经济的作用更多时候显示的是“提高生产力”、实现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功能:首先,德性是一种经济导向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指导力量。德性趋向益己利他行为的价值指向有助于经济主体于互惠互利中自由追求最大限度的个人利益,从而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私利与公利的利益冲突中作出合宜选择以满足自身的合理需要,避免因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而使自身陷入短期得“利”、长期得害的经济困境。其次,德性是一种经济动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激励力量。随着物质刺激机制正愈益转化为保障机制,以及“吃饱的耗子不想动”现象的普遍存在,外在的物质刺激显然难以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经济主体性。而人的内在德性因为能够使人正确认知经济生活的目的、充满神圣的劳动情感、勇敢面对困难的劳动条件,故它可以持续激发劳动者的创新冲动和排难勇气、增强经济组织的凝聚力、坚定企业家的“经”世“济”国抱负,并最终促进和鼓励一般劳动者和企业家在充分发掘自身体智之效能的基础上朝着超越个人之平庸、高于一己之私利的经济增长目标迈进。再者,德性还是一种经济亲和资源,是经济增长的优化力量。在现代经济领域,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优化资源配置,以最少的经济成本换取最大的经济收益。但由于生产成本的节省幅度已经很小而交易和管理成本的节省幅度仍然很大,所以节省交易和管理费用就成了经济增长的关键。实践证明,人们在经济交易和管理中如果能够显示诚实信用、平等公正等道德品性,自觉远离损人利己、坑蒙拐骗等行为,那么他们将会极大地降低

或免除诸如了解对象信誉、鉴定产品质量、监督合约执行、寻求侵权保护等政策和法律的实施费用,使交往双方在德性亲和力的展现中实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的增长。

第二,政治生效的保障功能。政治效力是指法律在调控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应当创制、必须敬重的普遍影响力。诚如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由于“法治应包含两层涵义:已经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4](199)},故政治效力的发生既要显示法律不可违背的至上性,也要彰显它能够化解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与正义需要之间的矛盾的良好性。而无论是法的至上性体现,还是法的良好性展示都离不开德性的保障:首先,立法者的德性张扬是良法得以创制、政治效力得以催生的前提。法律是通过规范的形式来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一部法律是良是劣,直接影响它在社会生活中能否获得应当的政治身份和当然的现实效力。一个有德性的立法者在预制法律时正是凭借其严密的理性思考和趋善的价值关怀来确保法律的科学与为民性,所以能够直接赋予法律“应当制定和实施”的“良法”形象,并为政治效力的发生准备必要的前提条件。其次,德性是维护法律至上性,拓通政治生效要道的内在保证。政治生效的关键或要道是法律至上性的维护。而法律的至上性仅靠规范的外在约束力来维护是不够的,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人们内心对法律的敬重,即对法律的忠诚信仰和自觉守护。否则,法律时刻就有被那些缺乏“慎独”情怀与自律意志的人加以践踏或被钻空子的可能。人们内化社会所制定的良法、积极皈依良法中所蕴涵的政治理念并把它升华为政治信仰、自觉抑制重权利轻义务的心理趋势、坚决杜绝以合法的形式来掩盖非法的目的等德性倘若得到张扬,那么法律才会在普通民众的笃信守护下、在当政者的以身作则及司法人员的言行一致中显示它真正的神圣性、权威性和至上性。

第三,科技造福的引导功能。众所周知,作为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其本身并不必然包含善的价值,它既能被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被用来满足某些人的邪恶需要。这就决定了人们根本不可能从科技内部寻求善的自我控制,为使科技离恶生福,人们就只能谋求一种既存在于科技之外却又能有效作用于科技的手段,而人的德性正是这样的手段之一。首先,科技工作者“远离蒙昧——以善引真”的德性释放有助于科技工具价值的实现方向在善的价值维度上展

开。这主要体现在有德性的科技工作者因为不仅能够分辨出知识的“真与假”、不昧于科技本身不能提供价值合理性而只能提供工具合理性的事实,而且对自己的科技行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如将科技成果的适用条件公告于众、对有公害的研究加以积极干预,所以他们能够以道德理性的自觉来最大限度地制约或消除科技工具价值在社会负面作用上的不自觉,引导和促进真的价值在善的范围内的实现。其次,政府和企业“关注人类——珍爱自然”的德性彰显有助于科技闪耀其遵循人道、保护生态的光辉。在当今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实则是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竞争的时代,政府和企业免不了要扮演优先考虑科技效益的功利角色,但只要政府和企业谋求科技功利时能够不以经济功利取代包括人文、生态等价值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功利,在实现和运用科技时不将科技方法泛化到人生领域,不把人的需要、情感、意志等加以过多地机械化、逻辑化和程序化,体现其用科技去满足人的合理需要、用科技去减轻人的痛苦和哀愁、用科技去丰富人的想象和完善人的思维等关注人类的道德品性,同时也能自觉地以科技对自然的适度改造代替对自然的过度改造,凸显自身不断开发和运用高新技术来改善生态平衡的珍爱自然的德性,那么政府和企业必将超越狭隘功利主义,点燃起科技的人道之光和生态之辉。最后,广大公众“反对邪恶——响应正义”的德性展现有助于科技代价的减少和科技福利的增殖。现实中,一些科技工作者、政府及企业在控制科技负面功能、引导科技造福社会方面之所以并未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广大公众不能从舆论和实际行动上帮助他们远离越轨,不能对他们的亲善做法给予应有的理解和响应。因此,普通公众身上所折射出的诸如反对科技活动无度、制止科技方法泛化、支持科技工作者公开科技事实真相、鼓励政府和企业积极防治科技灾难等诸多德性,无疑对协助政府和企业减少科技代价、增加科技福利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第四,闲暇有益的促进功能。毋庸置疑,闲暇是一种财富,但前提必须是使闲暇生活成为一种具有娱乐身心、补充智识、发展个性等价值的有益生活。然而,有益的闲暇生活的创造仅靠社会加强闲暇场所的建设、增加人们的经济收入等外在支持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人们内在德性的有力支持:首先,既反对禁欲又摒弃纵欲,坚持节欲的德性体现可以帮助人们克服闲暇缺失和闲暇错位,增进身心健康。人

不是没欲望的机器,也不是无节制的动物。因此人们既需要通过闲暇带来的休息和娱乐来补充身体的消耗和缓解心理的紧张,也需要利用闲暇提供的时机来充实、提升自己。长时间拼命干活,不愿为闲暇买单的工作狂是闲暇缺失的禁欲主义者;不顾后果而疯玩暴吃的闲暇狂是闲暇错位的纵欲主义者。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的必然结果是造成人在必需活动中是神,在闲暇活动中是兽。但只要人们闲暇时能把理性的追求和感性的欲望结合起来,彰显既热爱劳动也珍惜闲暇的节欲德性,那么人们就不会因把闲暇生活变为劳动的继续或放纵的温床而陷入闲暇缺失和闲暇错位的窘境。相反,适度的闲暇活动有益于人们健身健心,使人们闲暇过后能够精神焕发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其次,见心尽性的德性坚守有利于人们避免闲暇污染和闲暇越轨,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闲暇生活具有鲜明的个体性,但个体的闲暇生活并非是可以超越社会制约的任性生活。作为社会必需生活的一种补充,闲暇个体同他人和社会之间依然存在着利益的分配和关照,需要个体在展示自己个性时一切以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前提,需要亮显自己心无杂念、除却虚伪、自省自讼的见心尽性德性。闲暇时吵吵闹闹、乱扔垃圾,这是在制造闲暇污染;闲暇时破坏公物、偷鸡摸狗,那是在实施闲暇越轨。闲暇污染和闲暇越轨行为都是一种会因为践踏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而不得不为自己套上被他人所提防、被社会所责问的生活。惟有时刻以见心尽性德性去看护自己行为的个体其个性才能在维护中安然存在,在尊重中自由发展。

三、德性的培育

从上可知,德性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主要是基于个体自觉内化科学的道德规范、自愿对社会生活给予必要的道德关怀、自然使行为表现为向善的定势,故德性培育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提高个体的道德认知水平、健全个体的道德情感和形成个体的良好道德习惯等等。与此相对应,德性的培育就需要社会和个人作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仿识典范、自觉知善。德性作为人的一种以善的追求为内容的精神结构,它首先要求个体必须具备一定的知善能力,因为只有“知之深”才可能“爱之切”、“守之久”。个体的自觉知善是通过其道

德认知来表现出来的。所谓道德认知,是指个体在道德生活中基于已有道德知识,通过对道德典范的辨认,从中获取道德新知的心理过程^{[5](67)}。道德认知以道德典范为认知对象、以个体现有的道德知识为辨认典范的尺度的特点表明,个体在道德认知中获得真知真善是积累道德知识和理性识别典范本质的产物:首先,在效仿道德典范中积累丰富而科学的道德知识。不断的道德实践尤其是有利于人民和社会进步的道德实践是个体获得丰富而科学的道德知识的源泉。其中,对道德典范的效仿就是一种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称之为进步而有效的道德实践。通过对道德典范的效仿,个体可以从中积累许多来源于道德生活、真切反映社会生活需要的道德知识,如效仿雷锋所获得的“助人为乐”与“甘当螺丝钉”的思想,效仿奥运冠军所得到的“勇于拼搏、超越自我”知识等等。而类似的这些道德知识的积累显然为个体加深对道德典范的理解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石。其次,在理性思虑中识别道德典范的本质。直接对道德典范的效仿固然是个体占有道德知识的重要途径,但对道德典范的效仿不能仅仅是对榜样的外在依仿,更多的应是内在的靠近。而这又取决于个体能否对典范的本质加以真正的识别。个体识别典范本质关键是要把握辨认典范本质的基本原则——主体性原则和经济性原则。即只要典范的本质精神能够利于个体发挥和延长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处理利益关系时能够以较低的契约成本来换取较高而长远的收益,那么个体就应该认同此典范的本质并加以内化,就有必要对此典范加以效仿。不拿这两个原则去辨认典范,个体就容易在把典范的形式当内容、现象当本质的感性认知中走向自觉知善的反面。

第二,净化环境、自愿亲善。与科学的道德认知一样,健全的道德情感也是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性的培育因而也涉及道德情感如何健全的问题。道德情感是个体基于一定的道德认识,对现实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的一种爱憎或好恶的态度体验^{[5](87)}。健全的道德情感是指个体在道德情境中其身上所流露出的那种接近于善且完全发自内心的自愿亲善态度。“人是教化和环境的产物”。在个体接受教化且具备一定道德认知能力的情况下,由于其内在的自愿亲善潜势需要外在良好道德氛围的感召与激发,因而净化社会道德环境对健全人的道德情感尤为重要。对道德环境的净化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

是端正党风政风,唤起民众自愿仿效上层先进的热情。在这点上,我们一方面要制定出具体的保障党员干部“一切为民众着想和服务”的党政道德和法律,使党政干部的贪赃枉法行为能够得以规正和杜绝。另一方面要坚决执行民众考核党员干部的民主评议制度,让民众成为党员干部的“监视器”与“反光镜”,使党员干部在民众的关注和提醒下能够正身明志、彰显风范。而民众一旦能够从党员干部的言行中直接感受到待人接物的良好作风,那么民众就会对党员干部充满信任,在钦佩上层先进的同时激发自己的正义感和义务感。其次是加强道德舆论监督,形成抑恶扬善的巨大威慑力,催生人们积极亲善的道德情感。除广大民众外,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不仅应该大力弘扬现实中的忘我奉献、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等道德行为,而且还应对权钱交易、坑蒙拐骗、冷漠无情等道德丑陋行为加以揭露和针砭。有了正直的舆论监督存在,道德的行为才可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并由此而进一步催生人们自愿亲善的道德情感。最后是建立健全道德回报机制,珍惜人们自愿亲善的可贵道德情感。人的道德行为尽管是以尽义务为特征,它并不以索取精神嘉奖或物质补偿等道德回报为条件,但在一个合理公正的社会里,“履行义务就须得以公正客观的回报,行善就应得福,这应当成为一条普遍客观的道德法则”^{[6](137)}。建立健全道德回报机制就是要改变过去在道德控制中只讲道德义务而轻视道德权利的做法,尽量将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统一起来,让老实人终究不吃亏。否则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不公正待遇的普遍出现只会浇灭英雄自愿亲善的热情,而其他人在目睹“高尚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的道德现象后其应有的积极道德情感恐怕也会因此而休眠。

第三,养成良习、自然向善。如前所述,德性是个体在把握自我或处理人际利益关系过程中稳定体现而不是一时显露的向善品性,正因如此,德性培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个体内心逐步建立起定型化、自动化的向善条件反射系统,使其面临道德选择时能够熟练、不假思索地依善去行动,形成自觉趋向善行的稳定心理定势——良好的道德习惯,并在良好道德习惯的养成中使德性成为个体无需作太多的意志努力就可得到轻松展现的自然(而非受强制的)品性。问题是,怎样让个体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呢?

结合道德习惯的组成因素来考虑,笔者认为以下一些途径值得人们予以关注:首先,重视家庭和学校的道德典范教育,从小培养个体的良好道德认知习惯。良好的道德认知习惯是指个体在进行道德认知时主动以道德典范为认知对象,自觉地以科学的道德认知尺度来把握道德典范本质的心理定势。“慎始则善终”。良好道德认知习惯的培养应从小开始。如果个体年少时既能在家庭里看到父母以身作则、为人表率示范作用,得到典范父母慈而不溺、严而不苛的牵扶,也可从学校透彻、入理的典范教育中掌握辨认道德典范的科学方法,那么个体从小到大就会在仰望、模仿、靠近道德典范中逐渐产生良好的道德认知习惯。否则,个体就极容易在对有失风范父母的效仿及学校的错误引导下形成依葫芦画瓢、人云亦云、囫圇吞枣的不良道德认知习惯,不能为德性的形成提供趋向于善的正确选择。其次,有意识地设置感恩情境,培育个体的良好道德情感习惯。良好的道德情感习惯是指个体在道德生活中容易产生自身追求同他人及社会需要相一致的情感共鸣,并在积极而强烈的道德情感的支配下显示出经常性的明礼欲施、见义欲为的道德关怀状态。要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感习惯重要的是须培育个体对他人、社会和自然给予自己带来的恩惠和方便产生认可并意欲回馈的感恩之情。有了感恩之情,个体就会常担感恩之责,显现其处处尊重自然、温暖别人、回报社会之德性。感恩情感的培养是一个自觉行动的过程,必须有意地设置一些情境。感恩情境的设置有社会设置和自我设置两种。社会设置就是一定的社会组织有意识地组织个体进行感恩之情的培养,如组织个体学习中外名人有关感恩的嘉言懿行、搜寻有关感恩的成语典故、歌曲、影视以增强其感恩认识;有意为个体设计某种生活困境,然后通过为其化解燃眉之急或消除其切身之痛使个体获得难忘的感恩体验等等。自我设置主要是指个体主动为自己创设进行感恩表达的机会和条件以提高自身的感恩敏感性。如主动同父母、老师、单位进行角色换位实践,从中感知父母、老师、单位对自己的恩情;亲自动手做一些感恩卡片或学会唱一些感恩的歌曲,在特定的时间献给特定的人等等。最后,身体力行、持之以恒,培养个体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良好的道德行为为习惯是个体的一种自动化、稳定化的行为状态。

该状态形成的首要步骤是要求个体凡善须身体力行,在道德生活中展示其善言善行的风貌。因为只有做正义的事,才能成为公正的人;只有进行节制,才能不贪不污而变得廉洁;只有亲自扫一己之屋才能亮显清扫天下的气节。另外,为了体现行善的稳定性,个体还须在面临困难与诱惑时持之以恒地将行善进行到底。虽然“从善如登”的古语为我们揭示出行善就像登山般艰难,但只要个体不放松自己,坚持同自身的原始欲望保持必要的距离,在从不破例弃善中勇敢登上善良之巅,那么经过了从善的不断尝试与反复历练后,个体就不难于良好道德习惯的

养成中成就自己的德性。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2] 麦金太尔. 德性之后[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3] 孙志文. 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4.
- [4]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 曾钊新. 德性的心灵奥秘—道德心理学导论[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On Virtue

KUANG Cu-lian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of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Yueyang, 414000)

Abstract: Virtue is a person's moral character toward goodness. As a spiritual existence people need, virtue consists of some positive factors of moral psychology, aims to access to goodness and supports people to live well. Virtue has the function of impulsing the economic increasing, undertaking the political validity, guid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benefit mankind and making the leisure time belifical to people. The effective ways to foster people's virtue are recognizing goodness on its own by imitating the moral examples, stimulating people to receive goodness willingly by making the society righteous and tending to goodness naturally by cultivating people's moral habits.

Key words: virtue; functions of virtue; fostering of virtue

[编辑: 颜关明]